

## Robert Vannoy, OT 历史, 第 2 讲

形式批评 - 格哈德·冯·拉德

评论

我们正在谈论格哈德·冯·拉德。我一直在尝试总结威尔豪森对《旧约》的源头批判方法，以及这对冈克尔的形式批判方法意味着什么，并发展了形式批判方法，然后我们开始关注的第三个人是格哈德·冯·拉德。现在，我一直在尝试总结冯·拉德通过使用三个命题提出的相当复杂的理论。我在上节课时给了你前两个，今天下午我想给你第三个。但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前两个，以重新定位自己。

1. “信仰陈述”是整个六经的背后—信经申命记 26:5ff2。Hexateuch 是多种材料的集合，这些材料在信条 3 的指导下已变成现在的形式。整个 Hexateuch 必须被理解为 Gattung/sitz im leben。

首先，冯·拉德说，他所说的“信念陈述”是整个六角形背后的支撑。他声称 *Heils geschichte* 或救赎历史的主要要素在申命记 26 章 5 节及其后的信经中进行了总结。其次，《六则》是多种材料的集合，在《信条》的指导下才变成现在的形式。我引用了他一些著作中的一些引文来说明这两点。第三，就贡克尔的研究而言，《六经》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被理解为一个 “*gattung*”。他批判性地审视了它们的形式。这样，信仰陈述所代表的早期阶段的 “*sitz im leben*” 就可以被识别。从该声明中您可以看到，冯·拉德正在遵循赫尔曼·冈克尔 (Hermann Gunkel)

在他的术语“*gattung*”或“文学类型”和“*sitz im leben*”中开创的传统，该传统将产生每种特定文学类型或流派的情境类型隔离开来。冯·拉德希望将《六则》作为一个整体，即整个材料体，进行批判性审查，并将其整体视为一个*gattung*，并确定其早期阶段的“*sitz im leben*”。

#### A. 详细阐述第三点

现在，让我通过阅读他的《*Hexateuch 问题*》第 2 和第 3 页来详细阐述第三点。他说“将一个基本思想复杂地阐述到这座巨大的大厦中”——他正在谈论这种材料从创造到征服的过程——《六经》，《创世记》至《约书亚记》。“这座巨大建筑的一个基本思想的复杂阐述并不是第一篇文章，也不是按照其经典成熟度的比例自行发展的东西。相反，它是一种将可能性和可读性推向极限的东西。它肯定已经经历了早期的发展阶段。换句话说，六篇诗可以而且确实必须被理解为一种*gattung*的代表，我们可以期望能够在早期阶段认识到*sitz im leben*、构成的情况或情况以及随后的发展，直到它达到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极大扩展的形式。”

b. 申命记 26:5-9 中的信经等段落中的信仰陈述 现在，让我对冯·拉德所使用的整个结构和方法发表一些评论。正如我所说，他遵循赫尔曼·冈克尔的路线，采用某种形式的批判方法论。但他在这方面背离了冈克尔。还记得当我们在形式批评中谈论冈克尔时，孤立的故事单元，然后试图给它们贴上标签——它们的文学类型或用各种类型的标签来标记。与冯·拉德一起，他将形式批判性的检查从单个故事单元

转向了六边形的整个结构。他不关注单个故事，而是着眼于 Hexateuch 的整个结构。这就是他所说的六角背后的信念陈述，这种信念陈述将材料的集合和所有故事单元聚集在一起。

现在，他在申命记 26:5-9 中的信经等段落中找到了这些信仰陈述。我们可能会在一分钟内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您会明白他想要表达的观点。申命记 26 章给出了献初熟果子的规定。当以色列人进入这片土地时，他们带来了庄稼的收成，并将初熟的果子献给耶和华。申命记26章4节说：“祭司要从你们手中接过篮子，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坛前。然后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宣告。”以下内容列在第 5 节到第 9 节中，这是对六则历史运动的简要总结。这是他要做出的坦白。

“我的父亲是一个流浪的亚兰人，他带着少数人下到埃及，住在那里，成为一个强盛、人口众多的大国。但埃及人虐待我们，让我们受苦，让我们做苦役。于是我们向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呼求，耶和华听见了我们的声音，看到了我们的苦难、劳苦和欺压。于是，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带着极大的恐惧，并施行神迹奇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他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方，赐给了我们这片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的地里初熟的土产带来了。”

所以，你可能会说，你会得到一份关于上帝伟大作为的简短简历，从亚伯拉罕到征服时期，他将他的子民带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份简历总结了整个时期的历史运动。他所说的是那些支持整个六经的信仰陈述。在这个 *Heils geschichte* 或救赎历史的背后，有各种各样的材料在这个信条的指导下被塑造成现在的形式，正如你

在申命记 26 章中找到的那样。他想做的是理解 Hexateuch 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它的文学类型、它的环境，以及他在邪教环境和忏悔环境中发现的东西。信条最终将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

C. 与 JEDP 和 Hexateuch 最终表格的关系 *学生问题：他们现在是否丢弃了 JEDP 和任何文件？*

一点都不。除了申命记 26 章之外，旧约中还有许多此类以色列历史的简历。约书亚记 24:2-13 是另一本经常被提及的内容。约书亚记 24:2-13; 我不会花时间读它，但你可以看一下，它们非常相似。

我想你可能会说他正在研究 JEDP，但他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研究。如果您要开始，您将在方法论上遵循您在这些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发现的历史顺序。换句话说，您将从 Wellhausen 的摩西五经来源开始，映射到各种 JEDP 文档中。然后，你可能会说，在此基础上使用冈克尔的形式批判方法，将文档分成小故事单元，尝试深入文档，找出文档材料是如何从口头传统的根源中产生的。但是，考虑到这一切的合法性，像冯·拉德这样的人会过来说：“好吧，那很好，我们可以这样做，但让我们看看最终的形式。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内容——创世记到约书亚记。现在，让我们处理最终的表单。是什么构成了最终的形式？”他会说，你可以在某些忏悔陈述中找到这种骨架轮廓，它构建了从亚伯拉罕到埃及，到西奈半岛，然后到征服的事物的运动。他会说，产生这种整体结构的是对这些事情的这种忏悔崇拜式的背诵。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说更多，但他并没有拒绝 JEDP，他是这么认为的。

最终的编辑器对冯·拉德来说变得更加重要。编辑者，当我们审视编辑批评时，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一点。编辑们有点迷失在 Wellhausen 的 JEDP 来源的强调中。后来编辑器变得更加重要，并且在将源代码编译在一起时占据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d. 历史与Heilsgeschichte 让我再多说几句关于冯·拉德的事。冯·拉德区分了以色列的两种历史。他将其称为*历史*—指的是科学史学。换句话说，它是从真实发生的事情的角度来处理历史的。当他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历史时，他使用了“*历史*”这个词。但在冯·拉德看来，你在《旧约》材料中几乎找不到*历史*。他说，《旧约》的章节并没有给我们*历史*，但它们给了我们*heilsgeschichte*—救赎历史。根据冯·拉德的看法，《*Heilsgeschichte*》是“*忏悔历史*”。它实际上并不是所发生事件的历史，而是以色列思考其与上帝关系的方式的表达。《*Heilsgeschichte*》是一部由以色列的信仰形成和改变的历史，根据冯·拉德的看法，这是她相信并形成的东西，不一定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你就又回到了我们在上节课中讨论过的这种二分法。对于冯·拉德来说，现代历史学家眼中的以色列历史，和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发现的由以色列信仰形成的以色列信仰历史，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然后你会得到一个有趣的转折。冯拉德感兴趣的是这个。他对*历史*，即实际发生的事情，几乎不关心。他感兴趣的是*heilsgeschichte*，即以色列信仰建构的历史。让我再简单地读一下他的《*旧约神学*》。这是他的《*旧约神学*》第一卷，第 106 页。他说：“无论是在这一点上还是在续集中，当我们思考历史进程时，

我们当然都在思考以色列信仰所认为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是祖先的呼召、从埃及土地上的拯救、迦南土地的赐予等等，而不是与以色列信仰无关的现代和批判历史学术的成果。这就提出了一个棘手的历史问题。在过去的 150 年里，批判性的历史学术研究已经编制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以色列人民历史的完整图景。随着这个过程的形成，教会从旧约中衍生和接受的以色列历史的旧图景被一点一点地摧毁了。这个过程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也还没有真正结束。批判历史学术认为整个以色列不可能都出现在西奈半岛。或者以色列跨越红海并完成征服并作为一个团体或群体定居。它认为《出埃及记》传统中描绘的摩西的领导力和《申命记》和描述士师记的《士师记》一样‘非历史’。”所有这些事情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旧约材料中描述的方式发生。

但他说：“另一方面，这是对《六经》的最新研究，它先于处理旧约中耶和华拯救以色列的历史的极其复杂的起源。学者们甚至开始承认”——在这里，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說法——但他说，“学者们开始允许以色列自己绘制的我们的历史图景有自己的科学立场。”这就是他试图为其获得科学地位的 *神圣史*。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也不是实际发生的历史，但他说，“学者们开始允许以色列自己绘制的历史图景具有科学地位，并将其视为某种东西。”就其本身而言，有趣的事物，按照它的描述方式，必须被视为我们神学评估的中心主题。”

e. 拯救历史是由信心所拟定的，因此在性质上是认信的。在 该页的更下方，即

现在的第 107 页，他说：“因此，六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由信心所拟定的拯救历史的图画，因此在性质上是认信的。特点。”这就是他的论点的精髓：“由信仰所书写的历史，在本质上是忏悔性的。”申命记的历史也是如此，它描绘了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一直到被掳时期——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都是同样的事情。然后他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这两幅以色列历史的图画就摆在我们面前。现代批判学术的历史”——那是真正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信仰所构建的历史”——*heilsgeschichte* “两者摆在我们面前，目前我们必须与它们和解。”他说，对其中一方的生存权提出异议是愚蠢的。一是理性客观，历史。它构建了一幅关于以色列真实历史的批判图景——历史。当然，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摩西征服的照片并不是整个埃及。

他说，“另一项活动是忏悔和个人参与的。”——*Heilsgeschichte*。他说，“历史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严格保证的最低限度。但福音图景趋向于神学上的最大化。事实上，这两种对以色列历史的看法如此不同，这是当今圣经学术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负担之一。”他说这是一个问题。他称之为“负担”。事实上，以色列确实存在这两种负担，但他说你不能否认其中任何一种的权利。然后他说，“简单地解释一幅图画是历史的，而另一幅图画是非历史的，是行不通的。”但他在这里想说的是，他试图为《地狱历史》本身的历史性找到合法性，尽管它谈论的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F. 《Heilsgeschichte》是如何构建的这是他的 《旧约神学》第一卷第 106-10

8 页。在这里你再次了解他如何总结这三点来提出这个理论。“这是多么古老、独立、部落或地方的传统啊。以前对货币的严格限制是在《六经》或《申命记》历史中。但现在，它们都与以色列有关。”换句话说，你可以从可能与以色列无关的原始背景中取出单个故事单元，并将它们与它们移动的更大配置中的这些材料块之一联系起来。他说这是信条汇集的不同材料的集合。他说，“许多古老的、独立的、部落的故事以前在流通中受到很大限制，但现在它们都与以色列有关。在此过程中，古老的分离传统被赋予了参考和解释，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参考和解释与其原始含义无关。将这些传统纳入历史的先决条件绝非不言自明，那就是所有传统，即使是小氏族中最不起眼、最微不足道的传统，都与以色列有关，因此属于以色列。以色列准备好看到自己体现在传统的组成部分中，并吸收、吸收和记录自己的经验，记录在以色列历史的伟大图景中。在这里，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个统一的原则，以色列的神学思想力求尊重这一原则，并以此来安排其材料和思想。这就是以色列，上帝的子民，他们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行动，上帝也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他们。”我就到此为止吧。我们可以继续说很长时间，但这又是他论文的核心。他说：

“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牢记在心，旧约对历史的描述有很多可讲的以色列，是信仰的对象，也是由信仰构建的历史的对象。”

G. Vannoy 的回应 现在，让我发表一些评论。正如我所说，冯·拉德声称 *Heilsgeschichte* 或救赎历史是由以色列信仰的构建形成的。现在，当你反思这一点时，我



认为你必须说的是，事实恰恰相反。他把一切都颠倒了。把它倒过来。以色列的信仰是在救赎历史展开的背景下培育和成长的。这就是圣经向我们呈现事物的方式。以色列的信仰是在救赎历史展开的背景下成长和培育的。我们谈论的是信仰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 H. 出埃及记 14 章的例子

让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 14 章来说明这一点。出埃及记 14 章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来到红海，埃及在追赶。以色列很害怕，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回去，安营在比哈希录前，密夺和海之间。你要在巴力洗分前面、对面、海边扎营。法老论到以色列人时会这样说：‘他们在这地上漫无目的地飘流；荒野把他们关在了里面。这样，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他们；我必因法老和他的全军而得荣耀；埃及人也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会读完这一章，但这一章讲的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提供了红海通道，然后在埃及人追赶时消灭了他们。在这一章的末尾，我们在第 29 节读到：“以色列人过红海，左右都有水墙。那一天，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死在海边。”请注意第 31 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显的大能，就敬畏耶和华，又信靠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你所看到的是神圣的言语和行动的干预，这引起了以色列信仰的回应。他们回应上帝在历史中给予他们的一切。当他拯救他们时，他们做出回应——他们的信心就是对此的回应。所以我想我

们可以说，你可以做出很多假设。这种神圣的启示，通过言语和行动，通过言语和对历史的干预，先于并构成了以色列信仰的基础。神圣的言语和行为启示先于并构成信仰的基础。换句话说，信仰并不创造圣经历史事件，但历史事件引起以色列信仰的回应，这就是顺序。冯·拉德的回应让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冯·拉德说这段历史是以色列信仰的产物。我说的是圣经非常清楚地支持的，那就是信仰是对神圣启示的回应，在历史上它是代表以色列的行为。

在冯·拉德（von Rad）的工作中——现在，这就是你遇到棘手问题的地方。他感兴趣的是*heilsgeschichte*——救赎历史，他感兴趣的是它的神学教导，所以当他阐述这个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剥离掉其背后的所有理论，他多次讲的内容并没有太大不同。根据你或我的说法。在讨论其中许多事件时，他确实对这些事件的神学意义有一些见解。但你看，问题是这个*heilsgeschichte*，拯救历史，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那么，你问，信仰的基础是什么？这成为对所提出的想法的存在主义认同。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

我想你已经明白了他未解决的问题——他说这两种历史观是一种负担。我认为今天旧约圣经学生面临的最大负担是，如果这两件事存在，我们就必须接受它们以这种方式存在的事实。我认为他会非常淡化这个*heilsgeschichte*是一种欺骗性的东西，一种欺诈性的东西，或者类似的东西。我想他会说这是以色列信仰的表达，是积极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他们从一个人口、一个部落中汲取一种传统，并将这种经验应用到整个以色列。然后它成为所有以色列人的东西，他们

将其表达为植根于他们的信仰的东西，并将其纳入整个结构。他会觉得这是合法的事情，而不是欺诈的事情。我们对此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心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它肯定扭曲了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它歪曲了所发生的事情。

我。 Heilsgeschichte和圣经信仰

我想在你的参考书目中有一篇格哈德·哈塞尔的条目，《旧约神学：当前辩论中的基本问题》，第三版。1982年，第100页。在第100页，格哈德·哈塞尔（Gerhard Hasel）引用了一位名叫弗朗斯·黑塞（Frans Hesse）的德国学者的话，其中黑塞说：“我们的信仰源于旧约时代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信仰需要建立在实际发生的事情上，而不是建立在仅仅承认发生过的事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必须发生的事情上，而不是承认已经发生的事情上。

现在，有趣的是弗兰斯·黑塞（Frans Hesse）做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声明，但我认为黑塞更多的是旧式纪录片来源批评的倡导者，而不是回到真正发生的事情，因为当他回到那里时，那里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我认为他确实很清楚其中的原理。我认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历史与*heilsgeschichte*（拯救历史）之间的任何分离都会破坏圣经信仰。你必须使用旧约中统一的真理概念。信仰只有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才具有合法性和意义。现在，这是一切背后的基本原则。我认为你需要反思这一点，并坚持这一点，因为今天这个想法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攻击，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它会很快侵蚀我们信仰的基础。

2. 让步福音派 让我们继续2. “让步福音派”。我们一直在讨论Wellhausen、Gunkel、von Rad 的这些观点以及按照他们的方法论产生的所有材料—这些观点并非没有受到挑战。正如我之前在韦尔豪森时代的最后一堂课中提到的，威廉·亨利·格林驳斥了韦尔豪森的理论。Gunkel 和 von Rad 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尽管如此，今天你会发现，当我们谈到旧约时，那些致力于圣经无误的人相对较少。我认为你甚至在过去 10-15 年中看到，福音派圈子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对其中一些方法论采取更加让步的立场。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圣经的历史可靠性进行了不必要的让步，并且在处理旧约历史材料的方法论领域也做出了让步。

现在，当你看到一些福音派学者似乎在其中一些观点上做出了让步时，你会发现他们所提倡的中心思想（我对此没有异议）是，圣经的基本信息是指向基督。我当然同意这一点。基督是圣经的焦点。但随后所断言的基本目的和信息不受影响。当我们修改圣经解释方法，拒绝历史细节的无误性时。换句话说，本文的论点是，你可以抓住圣经的中心信息，即基督救赎的信息，即使旧约的大部分内容需要重新解释，即使这些文本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他们坚持认为，这些文本需要以某种方式重新解释，以证明它们并不是真正打算从历史角度阅读的，并且它们描述的事件并没有真正发生。

让我举例说明这一点，而不是仅仅从理论上讲。我想用的书是关于阅读和解释圣经的。*你明白你读到的内容吗？*是 H. M Kuitert 的标题。奎特特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神学教授。他的多部著作已被翻译成英文。他是 GC Berkouwer 的学

生，后来加入自由大学神学院。他写了这本小书。《圣经在历史上可靠吗？》库伊特声称自己是福音派人士——以此来代表自己。

在第 14 页，他说：“如果圣经声称是上帝的话，我们难道不至少会假设其中的一切至少都按照圣经的描述发生了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坚持认为一切都按照圣经的描述发生，确实是读错了圣经，或者至少是肤浅地读了圣经。如果有人确实将这一切视为字面记录，他就必须篡改文本。当然，许多确实发生的事情都是圣经所讲述的，但据报道，有些事情根本没有按照他们所讲述的方式发生。”现在，他说的很清楚了。然后，他给出了一些他认为旧约中矛盾之处的例证。

A. 旧约历史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例子 1. 乌西雅的埋葬 我不想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他们都很容易回答。你可以拿着这本新国际版研读圣经，看看笔记并得到每一个问题的答案。但他说：“举几个旧约中的例子。《历代志》第一和第二部的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以色列诸王的故事，但并没有像《列王记》第一和第二部的作者所讲述的那样完全一样。任何读过以色列历史的人都会遇到其中的一些差异。例如，根据《列王纪下》15:7，乌西雅王被埋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但《历代志下》26:23告诉我们，乌西雅因为患了麻风病，没有被埋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而是与他们的列祖一起埋葬。这里有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一，历代志下 26:23 实际上说，“乌西雅与他列祖同睡，被埋葬在他们附近属于列王的一块墓地里，因为人们说：‘他得了麻风病。’”有可能《列王纪下》第 15 章给出了这一点。一般性参考，与《历代志》第 26 章指的是同一

件事。第二种可能性来自第二圣殿阿拉姆语铭文，其中说乌西雅的头骨被移动到第二个埋葬地点，这使得有两个可能提到他被埋葬在不同的地方。

## 2. 所罗门和希兰之间交易的城市

列王记上 9:11 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将二十座以色列城赐给希兰王。但在《历代志下》8:2 中，我们发现希兰将这些城市赐给了所罗门。”当你比较这两篇文章时，你会发现它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件事。似乎有一个顺序。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所罗门将这些城市赐给了希勒姆，后来希勒姆又将它们归还，反之亦然，希兰将它们赐给所罗门，所罗门又将它们归还。但他认为这是一个矛盾。

3. 谁杀死了歌利亚？ 然后是谁真正杀死了歌利亚的问题，《撒母耳记下》21:19 我们读到埃尔哈南杀死了巨人，但《历代志上》的作者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埃尔哈南参与了战斗，他杀死了歌利亚的兄弟。正如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第 17 章中所知道的，大卫是真正的巨人杀手。有些人认为，Elhanan 是大卫的另一个称呼，这是他的王位名称。或者，歌利亚也可能代表一种体型巨大的人。所以这个问题有一个解决方案，但那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看一下所涉及的参考文献，那就是一个文本问题。

4. 库伊特的不当结论 但是，库伊特从这样的插图中说道：“这些插图要求我

们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哪位作家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讲述事情，是《列王纪》的作者，还是《历代志》的作者？或者他们都不做？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关心历史的准确性，我们在两位作家身上都找不到它。事情不可能完全按照《国王》所描述的那样发生，也不可能完全按照《编年史》中所说的那样发生。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并不意味着所有作者都记录事情发生时的情况。”

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在《列王纪上》和《历代志》中造成了矛盾。这与《新约》中的对观福音书非常相似——我相信你对此很熟悉。对观福音书中的陈述存在协调问题。《列王记》、《历代志》和《撒母耳记》之间存在着协调的问题，因为它们有相似之处。我不认为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些事情都有足够的答案。在这里，他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理论。我根本不认为这是有充分根据的。

我发现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想进一步探讨这一点，让您更好地了解他如何对待其中一些事情并对其进行一些分析。然后我们会回来拿起我跳过的那个 C.。

斯蒂芬妮·伊士曼

转录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雷切尔·阿什利

由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重新叙述